

GUIXUE
SHANXICHUBANJITUANJI
BEIYUEWENYICHUBANSHE

徐华龙著

鬼学



山西出版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GUIXUE

徐华龙著

SHANXICHUBANJITUAN

BEIYUEWENYICHUBANSHE

鬼堂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鬼学/徐华龙著. —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7.12

ISBN 978-7-5378-3009-6

I. 鬼… II. 徐… III. 鬼—文化—研究 IV. G 1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82322号

鬼 学

徐华龙 著

*

山西出版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太原市并州南路57号

www.bywy.com

太原市力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22.25 字数:406千字

2008年1月第1版 2008年1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

ISBN 978-7-5378-3009-6

定价:35.00元



前言

徐华龙

一、鬼学的提出

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是一个中国人文科学进一步繁荣兴盛的时期，鬼学的提出，体现了这一时代特征，也是民间文化中新的重要分支学科之一。这一新的学科概念，是在大量的调查和研究的基础上总结出来的。在鬼学这一命题单独提出之前，鬼作为一种神秘的现象早已为许多学科所重视、所研究。在文化人类学、哲学、民俗学、民族学、神话学、民间文化学、心理学、心灵学、宗教学、现象学等众多学科中，人们或多或少地要涉及这个问题，有的已加以高度概括，不同学科提出了对鬼的不同看法。

有一部辞典^①说：

鬼魂，即古时“灵魂”和“鬼”之观念。在原始社会中，普遍存在鬼魂崇拜之宗教迷信。这种观念认为：①人死以后灵魂不灭；②离开躯体之灵魂，有超人能力，活人要畏惧或依赖于它；③灵魂居住在幽冥世界，有同人一样之社会关系和生活。……汉族自古所沿袭传承之鬼魂观念，也有来自这种“灵魂不死”之原始信仰，但古人对“灵魂不死”观念又有不同之理解。首先，他们将附着于活人身上之灵魂，仍叫“灵魂”，而把人死后仍能独立活着之灵魂，称之为“鬼”。《礼记·祭法》：“大凡生于天地之间者皆曰命。其万物死皆曰折。人死曰鬼。”于是，各种鬼事之观念派生，阴间幽

^① 《中华民族风俗辞典》第505页，江西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冥世界被描绘出来。

鬼是否就是鬼魂，两者之间有何联系和区别，这需花费很多笔墨才能说清，好在这类专著已有多种在这两年内相继出版，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去阅读。不过，我觉得就此“鬼魂”条目而言，著者已表明了自己的观点。

在另一本辞典中，虽无“鬼”、“鬼魂”这样的词条，却有“鬼魂崇拜”，其云：

将超自然体视为有威力的对象加以崇拜。宗教认为，人死灵魂不灭，谓之鬼。其生活在另一世界中，能降福或作祟于人，因此，产生了“祭鬼”、“招魂”、“赶鬼”、“丧葬”、“祭祖”等崇拜形式。^①

此又是一说，鬼是具有威力的超自然体。

与这一观点相近似的，有人以为：

鬼魂信仰是人们“相信灵魂不死，认为死者灵魂具有超自然力量，从而对之深怀恐惧与虔诚的一种信仰。19世纪的实证哲学家、社会学者斯宾塞认为宗教起源于鬼魂信仰：在许多原始民族的语言里，特别尊重那些有作为的、英勇的祖先，甚至视之为神明，这种对祖先的尊重和对鬼魂的恐惧心理相嵌合，便成为一种宗教信仰。”^②

这是文化人类学对鬼魂信仰的解释，所谓鬼魂是否就是鬼，文中未说。概括而言，鬼魂为具有超自然力量的死者灵魂。

我们举出这些例子，旨在说明，鬼、鬼魂、鬼魂崇拜及其信仰虽长期以来是一学术禁区，但它毕竟是有目共睹的社会现象，无法回避，也是无法不谈的，正因如此，我们的许多相关学科都在有关课题中对此做出了回答，并对各种各样的因鬼而出现的文化现象进行了仔细的描述和认真的研究。

众多学科对鬼及其文化现象进行阐释，其意义何在呢？

事实上，鬼文化是客观存在，是谁也无法掩盖的。关于这一点，外国学者清楚地认识到了：在中国人那里，巩固地确立了这样一种信仰、学说、公理，即似乎死人的鬼魂与活人保持着最密切的接触，其密切的程度差不多就跟活人彼此的接触一样。当然，在活人与死人之间是划着分界线的，但这个分界线非常模糊，几乎分辨不出来。不论从哪方面来看，这两个世界之间的交往都是十分活跃的。这种交往既是福之源，也是祸之根，因而鬼魂实际上支配着活人的命运。^③

^①《中华民俗辞典》第451页，“鬼魂崇拜”条，湖北辞书出版社1987年版。

^②《简明文化人类学词典》第367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③见[法]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第296页-297页，丁由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



当然，对此，中国人更有深切的感受。这种鬼文化，不仅在古代，即使在现当代来说，也时时影响着中国的社会、政治、文化、艺术、哲学等领域。

虽说这种鬼文化影响又深又广，直接关系到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但是我们并没有对此进行研究，特别没有对此展开现代学科领域内的综合研究，更不可能将鬼文化作为一门专门的学科，相反的，一言以蔽之曰：迷信。以为这样一来，就可以万事大吉了。其实，并非如此。在国外，早就有人将这门学科称之为“鬼学”，民国初年就有人把这类有关著作介绍到中国来，并称此为“新学”，认为这不仅不是宣扬迷信，而是“真能破迷信”。^①

19世纪，曾流行一时的西方心灵学把鬼魂作为其调查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当时英国剑桥大学成立的心灵调查会，曾被人称之为“鬼神会”，其原因就在于这个调查会把主要兴趣都集中在超自然的鬼魂体验上。到了本世纪，这一学科在美国以及欧洲各国兴起，成为专门的学科，有各种研究机构和专业研究人员，各类书籍也竞相出版。由英国学者艾弗·格拉顿·吉尼思编纂的《心灵学》，由多位著名专家撰稿，这些人都是心灵研究某一专门领域中久负盛名的学者。

尽管在对未知世界的问题上所持的态度不尽相同，但他们都持有这样一种观点：“鬼神之事是源远流长的，人类迄今为止的全部文化不能不说与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东方，算卦、预知、死后续存、心灵治疗等屡见不鲜；在西方，巫术、降神会、占星术、“魔杖”探测等也层出不穷。”^②

此话有理，一语中的地说到鬼神这一特定的现象，它与人类(无论中外)文化(特别是早期文化)的关系是多么的密不可分。

在中国，素有鬼神的文化传统，且有浓厚的社会基础，正因为这样，中国知识分子不可能对此熟视无睹，他们或赞成或反对或中立，表现了对鬼神的不同态度，他们的言论构成了中国鬼学史上的精彩一页。过去，只有研究无神论的，没有研究有神论的；只谈无神论史，不谈有神论史；只说无神论者如何之伟大，而不说无神论者的矛盾心理和片面之词。这样一来，往往不能看清中国历史的面貌，还以为那些生活于中世纪的学者文人早就有现代人的思想和意识。

现代鬼学的研究，一般附属于民族学和民俗学之中。抗日战争期间，北方学者南下，搞了大量的民族调查，在许多第一手的调查报告中，有大量生动的鬼信仰及鬼文

^① 见《鬼学》“序”，上海东晨图书公司1919年版。

^② 《心灵学》中译本，序言，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化的资料，发掘了深藏于民间的丰富而宝贵的活的材料，展现了许多鲜为人知的鬼文化内容，为后人保留了这部分日益变异的思想观念。

实际上，20世纪30年代中叶，鬼学的调查已成为民族学调查的一个重要内容。中国西部科学院1935年4月出版的由常庆隆、施怀仁、俞德凌编撰的《雷马峨屏调查记》，就深刻记载了大凉山彝族信鬼的风俗：“凡不可解者，诿之于鬼。”30年代初期著名学者凌纯声曾深入到我国东北松花江下游，自依兰至抚远一带实地考察赫哲族，在其精神生活方面，特别谈到了宗教问题：

他们崇拜鬼神，因为天灾人祸，冥冥中都是神鬼在那里主宰……

在人死以后，生命的灵魂永久消灭，思想的灵魂不灭，他继续存在，在家看灵，在外守坟，至周年时萨满送之入。阴间[bupu]，否则为鬼[pufukn]，在天堂，人间，地狱的神鬼间，变成一个新鬼。^①

随着学术的进步，思想的开放，鬼文化已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成为各学科关注的一个焦点。鬼文化应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它应从其他学科中剥离开来。因为每个学科都有自己的研究对象、目的和任务，所以鬼文化的研究亦不可能由其他学科来替代。再者，鬼文化的研究领域十分广泛，例如鬼现象、鬼信仰就是其中两个组成部分，而这两个部分亦可再分成其表现及内涵。表现和内涵则又是非常深广、极其丰富的。

因此，我们以为“鬼学”作为鬼文化研究的一门学科，到了必须要提出的时刻，这样可以更好地使鬼文化乃至其他文化的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鬼学研究在整个文化研究中势必将会占有一席之地。

二、鬼学研究的目的是

以前，我们总有一种观点，认为研究什么东西，就是宣扬什么东西，不宣扬的就没有必要去研究，其实这是形而上学的思维逻辑。如今我们研究鬼学，不是像某些人所说的是在宣扬迷信，恰恰相反，而是在反对迷信，反对片面，反对一种僵死的思维定式，用全面、公正的眼光来审视中国历史上的整个思想史和文化史，以期为后人展现一个崭新的学术新领域，开辟一个新的文化天地。

鬼学研究的目的，不仅在文化学方面，更主要的在于破除迷信，在于除去千百年

^① 凌纯声：《松花江下道的赫哲族》第102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影印本。



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有关鬼的信仰，以及由鬼信仰而引发的种种愚昧的行为。

现举三则报纸杂志中的文章：

《中国青年报·生活特刊》1993年11月13日有一题为《咸阳街头：冥品漫舞》的短文：在关中一带，农历十月初一，家家追记先人，由来已久，相沿成习。往年，一到此时，后辈们准备些祭品，在先祖坟前，烧几张黄纸冥钞或纸糊的冥衣之类，给坟顶压张黄纸，举行个简单的祭祀仪式，以表示对死者的怀念之情。近年来，这种缅怀祖先的风俗愈演愈烈。特别是今年，既早又盛。往年卖冥品的乡下人在十月初一前的两三天才进城，而今年提前一星期多冥品就上市了。且种类繁多，不说“烧黄纸”和“冥国粮票”，光“冥钞”就有七八种，黑白的、彩色的、单双面的，面额大小不等的，尺寸长短不同的，应有尽有。

这虽是其中的一段，但足以见到，即使是现代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城市里居然也会冥品飞舞，说明鬼文化深入人心。烧冥钞、冥物来祭祀死去的家鬼，一方面为了安慰那些鬼魂，另一方面亦想求得鬼魂的护佑。当今世界，竞争激烈，人们企求幸福、发达，希望有一无形的鬼魂保佑自己，这是可以理解的。另外，生老病死，是自然法则，谁也不可抗拒，但人们总希望能永远活在这个世界上。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着距离，使人们祈求鬼神的福佑，希望自己的理想化为现实，这就是鬼文化在今天之所以有如此强烈反响的原因所在。一时要铲除这种数千年来的传统陋习，不是易事，但我们可以将冥品、祭鬼的历史及其由来说明，人们至少可以减少对这种迷信活动的盲从，可以引导人们逐渐根除这一陋习。

《半月谈》1993年第23期记载了这样一桩事：

今年10月4日，射阳海河乡发生了一起渡船沉船的事故。事故发生时，渡口两边均有民船停泊。而船民信守“船上人不救落水者”这一迷信说法，袖手旁观，看着儿童落水，无一人向落水儿童抛救生用具，哪怕是一枝竹篙，一块木板。为此，造成了20名7—12岁的学生溺水而亡。

所谓“船上人不救落水者”的迷信说法，亦来自对鬼的信仰。旧时以为，人落水而死，是水鬼在讨替身。谁救了落水者，使水鬼找不到替身，谁就会遭殃。特别是船民尤不能救人，否则将遭到鬼的报复。

这是个十分愚昧落后的旧习，往往会不攻而破。在民间流传的鬼话中，就有大量的像《聊斋志异》中的“王六郎”故事，人与落水鬼虽是好友，但他还是不忍心让活人去水里做落水鬼的替身。最后，落水鬼原谅了他，去异地任城隍去了。这一类型故



事，在全国流传盛行，人们未能从中吸取力量，反而笃信什么“船上人不救落水者”，这就更加证明了破除鬼迷信的必要性，否则会造成更多的人因此而白白地丧失生命。

《上海大众卫生报》1993年12月29日《迷信》一文披露：前不久，北京城一位九岁小女孩上吊自尽，遗容安详，此事引起多方关注。据调查表明，小女孩之死原来与其父母平时过多讲述聊斋故事有关。

无独有偶，据新闻媒介报道：香港拍摄的《白娘子》电视剧在大陆放映时，河南的几个小学生为了学剧中的鬼神竟自杀身亡了。

这两桩极端的惨剧，说明鬼信仰对人们思想影响之强烈，特别对涉世未深、心灵淳朴的孩子来说，危害极大。

《新民晚报》1993年5月4日有一篇《怕鬼》的文章，就充分地表现儿童害怕鬼的复杂心理：

小孩子总是要听大人们讲故事，大人们给他们缠得不耐烦的时候，往往就会讲起鬼的故事来。大人也是从小人儿的时候过来的，儿时听过的故事印象最深，于是讲起来绘声绘色，恐怖异常，到了最后，就说：“你不听话，它就会来抓了你去！”末了或许还会有张牙舞爪作势“嗷”的一声，直把小孩子吓得一头缩进被窝里去了事。

于是，在大人们熄灯睡觉之后，这个缩在被窝里的孩子就开始回想起那个刚刚才被描述过的怪物来，这个叫做鬼的东西没有形状又恶形恶状，法力无边，无孔不入，它是孩子把自己所害怕的一切想象加诸其上堆砌而成的一个大恐怖。

6 的确，中国鬼文化源远流长，一代一代地传承下来，影响着每个世人的心灵和思想。这种传承方式，大多以家庭或村寨为基本单位纵向流传，随后再因人口迁徙、家庭重新组合而进行横向交流。正是这样传播，才使鬼的意识、鬼的信仰在民众心里扎下根，成为影响人们言行举止的一种指导思想。

宋代有一笔记《钱氏私志》记载：

绍兴间，吴山下有大井，每年多落水死者。董德之太尉，率众作大方石板盖井口，止能下水桶，遂无损人之患。有人夜行，闻井中叫云：“你几个怕坏了活人，我几个几时能够托生。”观此不可谓无鬼也。

这是典型的有鬼论的言论，它代表了一批国人的想法。事实上，这种有鬼论的思想，不仅在我国封建社会里盛行，在民国期间亦盛行不衰，其突出表现为人们在丧葬期间所反映的鬼信仰。

20世纪30年代山东省政府对各县的实地调查就充分表现了这一点。

在淄川县，其丧葬情形：

(一)始丧将亡者着好衣服，由其长子向西高呼，曰：指路。再换孝服举哀。(二)入殓时由阴阳家推定时间。子女用酒刷亡者之面部，俗名曰净面。然后入殓，合家举哀。(三)讣告分二种：贫者由长子亲往报丧，富者则用讣文或张贴报告。(四)币奠多用表钹钱财等物，名曰：吊仪。亲往吊奠者则用四叩首，近亦兼用鞠躬礼。(五)发引安葬多用鼓吹，仪仗导入葬地，灵棺入墓，孝子亲友拜奠。^①

在新泰县：

父母之丧，停灵于堂，承重者在庭中呼其亲，向西南大路走，其子孙均跣足素服，提哀杖，赴土地祠送汤水三次或五次不等，俗谓之泼汤。并请阴阳生画符以镇慑之。富裕之家三日殡葬，贫穷之户随时殡葬。坟穴有用石或砖成，亦有用土圻者，皆称家之有无而定之。^②

在济宁市：

人初死，举家哀哭，讣告亲友，行入殓礼，遵礼成服，吊奠仍用跪拜礼。届发引之期，先行家奠礼，然后出柩，亲友行路祭礼，孝眷引灵入，莹柩入穴，掩土封墓，行墓祭礼。^③

类似这样的丧葬风俗，山东各县都有。很显然，这种丧葬的产生及其所表现出来的民俗样象，都具有浓重的鬼文化的色彩。

到了今天，对鬼的迷信依然困扰着无知的人们。江苏省海安县政府1993年3月5日发表通告，凡居住本县境内的汉族公民，4月1日起一律火葬。四十多名老年人为了能入棺土葬，竟在通告发布后的十多天里突击自杀。

这种震惊世人的愚昧事件，表现了“入土为安”的传统观念。他们以为人死后可以变成鬼魂，以后再投胎转世，而一旦被火烧之后，轮回转世的希望就全部破灭了。正是在这种愚蠢的鬼信仰的指导下，出现了老人服毒、上吊、投河等一幕幕悲剧。

其实，鬼的迷信不仅仅是这些，其更大量地是反映在人们日常生活之中，什么鬼火、鬼打墙、鬼剃头、诈尸、死人还阳、生死轮回，等等，这些都深刻在人们的头脑里，被传得神乎其神，产生了种种消极的社会现象。

为了破除鬼神迷信，曾出版了不少小册子^④，从各种角度来阐述鬼神起因、种类

^①《山东政俗视察记》上卷第32页。

^②《山东政俗视察记》上卷第120页。

^③《山东政俗视察记》上卷第278页。

^④《揭开迷信鬼神内幕》，李长仁著，吉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破除迷信的故事》，习之编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以及危害，可惜的是，这些书都是只从科学的角度，或仅从历史的相反材料来证明鬼的不存在，缺少更深入的研究，没有从文化学的角度来深刻探讨鬼神问题，因此往往出现训教式的语言，没有令人信服的论述，也就没有起到教育人的作用。如今，我们将鬼神放在一个人类发展的大背景中，从文化学入手，深入剖析鬼神的历史发展，早期的进步意义，以及对后世的消极落后的影响。只有了解了鬼神的全部历史及其文化内涵，才能真正起到破除鬼神迷信的作用；只有在这样一种文化氛围中，人们才能清楚地认清鬼神的本来面目，在更高的层次上重新审视一下鬼文化，才会发现人们现今对鬼神的信仰是多么幼稚、多么荒诞。

这是我们研究鬼学的又一目的。

《生态环境、文化理念与人类永续发展》记载了李亦园在第二届人类学高级论坛（银川）的讲演^①，其中谈到鬼文化内容的时候，将它与“人际关系（社会）的和谐”联系在一起，包括人间的和谐和超自然界的和谐，很有见地。他举例说：如我们一开始到的那个村落里边，最让我们感到吃惊的是冥婚，我们发现，只有鬼新娘而没有鬼新郎。实际上是因为祖宗牌位的关系。一个男人即使是在小孩的时候夭折了，只要他的兄弟收养一个儿子以后，他就可以有一个牌位；一个女人，在父系的中国社会里边，没有结婚，没有子嗣，就不能拥有牌位，那么就必须举行冥婚的仪式。一些不能解释的现代神秘故事，实际上是埋藏着中国文化的最基本的追求，追求各种不同层次的和谐，包括个人的和谐、自然的和谐跟人际的和谐；这也是三千年来延续的观念的承继。

8

冥婚是鬼与鬼之间的结婚形式，当然它应该属于鬼文化的范畴，而李亦园将冥婚放到与人间的和谐和超自然界的和谐的高度，也是非常超前的人类学理论，或许我们可以从中发现鬼文化潜在文化学的价值。

三、鬼学研究的价值

研究鬼学的价值还有两个方面，一是可以更好地促进旅游事业的发展，二是可以促进文学、艺术的发展，使之有新的理论与实践上的突破和创新。

在世界旅游业中，鬼文化之旅游热线已为众人所知，一些旅游商更是竭力推崇这

^① 《文汇报》2004年11月21日。



一新奇的旅游，以便招徕更多的游客。

为此，一些有头脑的商人对这一旅游新题材，不断加以宣传，以引起游客的兴趣。在英国，鬼文化竟然给旅游业带来可观的收入。据说，英国号称是世界闹鬼最凶的国家，有上万个地点经常被鬼魂光顾。除温莎堡、西明尼斯特·艾比和苏格兰大院等已知的“鬼居”之外，伦敦的一家时装店、一个炼油厂、一条弄堂和英国广播公司大楼也都“发现”有鬼魂出入。有七百多年历史的布莱尔城堡近年发现了一个居住在那里的幽灵，为此游客云集。^①

1993年6月9日，秘鲁皮斯科城与英国布莱克本城宣布结为“姐妹城”。这是怎么回事呢？其姻缘要追溯到八十年前的一桩“吸虫鬼”事件。

1913年6月9日，布莱克本城一位年轻的妇女萨拉·埃莲突然被卫道者们指为“吸虫鬼”，硬说她会给本城居民带来厄运和灾难。这些卫道者们为了根除这个祸根，竟将埃莲活活地钉死在用铅皮包着的棺材里，而且不允许将埃莲的棺材埋在该城乃至于欧洲的任何一个国家里，埃莲的丈夫无奈，只好用船将这口棺材运到美洲，几经辗转，最后到了秘鲁的皮斯科城。他花了五个英镑在该城的一个公墓买了一个穴位，将埃莲下葬。

据说，埃莲在被钉进棺材之前，气愤之极，发誓要在八十年后借尸还魂，向宣判她为“吸虫鬼”和死刑的人复仇。而1993年6月9日正是其借尸还魂的日子。

6月初，秘鲁报刊对此事大肆渲染。有的载文探讨。埃莲还魂后可能报复的对象和范围；有的报道说，埃莲可能复活，她的女儿现在还活着，时常来扫墓；有的甚至说，埃莲要在9日这一天借出生的婴儿还魂。一时间，来皮斯科城旅游的人大增。更可笑的是，很多人带来摄像机、照相机，对着埃莲的墓，希望能把埃莲离开棺材、走入人间的瞬间摄入镜头。那几天，皮斯科城各旅馆人满为患。一些商人乘机向旅客兜售各种与吸虫鬼和埃莲有关的纪念品、十字架等，因此，他们发了一笔意外之财。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鬼文化不是一种已经僵死的文化，也不是即将走入博物馆中的历史遗迹，它还活在人们的头脑中，还影响着社会的方方面面，对旅游业的影响则是其中的一个例子。

波兰的亡灵节、墨西哥的骷髅节、美国的万圣节（鬼节）、加拿大的南瓜节以及中国、南亚各国的中元节都与鬼有关，亦产生了种种不同风俗习惯，这些不同的文化现象也吸引了不少旅游者前来观光。

^① 见《生活周刊》1993年9月12日，转载自《中国旅游报》。



在我国，鬼文化旅游亦在开展，较为著名的是四川的丰都，自古以来，丰都就称“鬼城”，近年来，来此参观的人更是络绎不绝。丰都城的大街小巷有数不清的店铺与鬼城有关，如鬼城饭店、鬼城旅社、鬼城发廊等，用鬼城做商标的亦有，如鬼城牛肉干、鬼城豆腐乳、鬼城天寿糕等。矗立在长江边的丰都城徽，就是一个大鬼头。为了渲染鬼城的气氛，城内的路灯，全部用红布做灯罩，那式样酷似无常的高帽子。此外，丰都城郊的一个山头上有一鬼城，在那里可以看到十八层地狱中种种惊心动魄、使人看过后三宿不敢入睡的可怕情景，但旅客仍饶有兴味地观看、欣赏。

这种特色旅游在国内不多见，据说不少地方也开始注意这一旅游题材，建阴府、塑鬼像……想通过这样的内容来吸引游客，是喜是忧，亦值得研究。

对于这样具有特色的旅游路线，必须要有文化史的分析、研究，是否带给游客的仅仅是心灵的刺激和恐惧，并没有很多的文化、旅游知识方面的体验和接受。

研究鬼学还可以促进现代文学、艺术的发展。历史上许多文学、艺术作品有的已经缺乏新的社会内涵和形式，但是只要对其进行重新审视，并加入鬼文化的色彩，就可以完全改变传统，形成新的理论与实践上的突破和创新，改变旧的文化观念，另外还能够重新创造出新的艺术形式，以丰富新的文化、艺术领域。

所谓重新审视过去的某些文学、文化的历史和作品，就是要用新的观点和理论，鬼学的观点和理论也属于其中之一。用一种新的理论来认识传统的文学艺术的形式和作品，并将其放在整个文化背景中进行分析，可以得出一些新的结论。

过去，我们谈到清代文学史时，总会说蒲松龄如何之伟大，创造了一系列感人的文学作品和丰满的鬼神形象。的确，我们不否定这一观点。但是蒲松龄之所以取得这些成就，不是孤立的，不可能脱离那个时代和深厚的群众基础。清代，鬼神观念盛行，人们有谈神说鬼的习惯，特别是山东，此风犹盛，至今还流传着各种鬼故事。另外，清代也先后出现了不少记录或创作鬼故事的文学家，如今我们能见到的载有鬼传闻的集子有数十种之多。这些作品不是为写鬼而写鬼，多为借鬼诉说人间之事。由此可以看出任何一种鬼文化现象的出现都离不开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是由各种条件促使而产生的。

传统的中国文学史，一般都认为中国最早的散文作品是神话，而笔者在研究了鬼文化之后，发现这种说法有失偏颇，提出了鬼话的出现早于神话的观点^①。1992年10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国鬼文化研讨会”上，这一观点得到与会者的赞同，随后，《新民

^① 见拙文《鬼话，中国神话形成的中介》，载《民间文艺季刊》1989年第2期。



晚报》、《生活周刊》用专题报道了这一新学术观点，引起了一定的社会反响。事实上，鬼文化研究尚属初步阶段，随着研究的深入、领域的拓展，会发现许多学科中的固有论断，将有重要的修正。

所谓重新创造新的形式，就是用鬼文化的内容创作新的艺术生命。在旧有作品里加入新的鬼文化元素，就可以有完全不一样的作品来，这本身就是一种创新。早在18世纪法国雕塑家弗朗斯·克萨韦尔·梅塞施密特(1736年—1783年)就创作了一系列做鬼脸的头像。“尽管有人多次欲以重金购买，他说这些鬼脸头像能够保护他不受恶魔的袭击。”^①头像虽非都是鬼的形象，但它能驱逐恶魔，这就说明梅塞施密特的雕塑作品中亦渗透着鬼文化的气息。

1993年12月5日美联社发表一篇《日本的黑暗舞》的文章：没有头发、形容枯槁的舞蹈者像鬼一般摇摆着穿过黑暗阴森的舞台，他们把嘴张开，似在发出尖叫，但并没有声音。这就是日本的黑暗舞，跳起来就像死人重新有了生命。

舞蹈者通常半裸着身子，脑袋剃得光光的，他们的动作非常缓慢，有时候，你根本觉察不到他们有任何动作，直到他们面对相反的方向。偶尔，耀眼的舞台灯光射到他们身上，使他们那怪异的摇摆动作更加醒目。他们用阴影做布景，用水、灰尘、鸡蛋等做道具。他们俨然是活鬼的形象。

据说，这种舞蹈是20世纪50年代末由激进的舞蹈家巽·土方创造的，巽·土方1986年逝世。他的舞蹈作品以“另一世界”的形象为特色。黑暗舞又称“直立的尸体”，表现的不只是死亡和黑暗，也表现人内心深处的精神世界。早期的黑暗舞反映了日本社会仍难以摆脱广岛和长崎留下的心理创痕。此舞非常迷恋死亡，与其他舞不同。没有跳跃动作，也没有旋转，它的主要动作是摇摆式的，软弱无力、丑陋和痛苦。很显然，这些动作均与人们传说中的鬼魂有关，是地道的现代鬼舞。

2007年3月1日《解放日报》第11版报道：谭盾18日将把他具有探索性的旧作《鬼戏》，交给格莱美奖获得者、世界著名的古典先锋四重奏——克罗诺斯乐团，在上海音乐厅进行首演。谭盾解释作品创作意图时说：“鬼戏，其实就是中国巫文化中的傩戏。前些年我在考察民间的傩戏时发现，傩戏中所有的东西都是有生命的、可以互相沟通的。花朵可以和蜜蜂对话，石头可以向水唱歌，云可以与大海呼应。于是我就想，莎士比亚为什么不能跟中国的僧人对话，巴赫为什么不能跟中国的民歌对话？这个想法驱使我做了一个实验。”《鬼戏》中还融入了中国皮影戏和琵琶名家吴蛮的演奏，

^①见《参考消息》1994年1月4日。



添置一些必要的“道具”。这样的音乐会与传统的有很大的不同，有人说它“新奇”，也有人说它“前卫”，会让观众听不懂。谭盾解释说：“我创作《鬼戏》时就立意，一定要把西方的形式与中国的传统结合起来。我所创作的音乐，永远都不会离开中国文化最根本的东西。”

这些艺术的创新，离不开对鬼文化的理解，也离不开鬼文化的形式与内容。试想，假如没有对鬼学的研究和剖析，是不可能产生这样一种新的音乐、舞蹈等艺术形式的。

在日新月异的今天，各种各样的创新的艺术作品层出不穷，所要借鉴的对象越来越多，鬼文化元素和形式的运用肯定会成为其中之一，因为这在文学史和艺术史上也是并不少见的。

2007年11月12日

第九章 魏晋南北朝鬼文化的繁荣及其原因	145
---------------------------	-----

比 较

第十章 哈尼族、汉族之鬼信仰比较	175
第十一章 佤族鬼魂信仰与鬼话形态	189
第十二章 中日鬼话异同论	204
第十三章 中日鬼文化比较	218

鬼话研究

第十四章 鬼话的定义	235
第十五章 鬼话的思想内容	245
第十六章 鬼话的艺术特色	259
第十七章 鬼话的历史发展	271
第十八章 鬼话中的巫术行为	295
第十九章 鬼话中的鬼魂观念	312

附 录:

中国第一个鬼文化刊物 ——介绍《鬼》半月刊	319
对《北京科技报》采访的应答	329

后 记	335
-----------	-----